

CHEN GUO KAI WEN JI

陳國凱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陳國凱文集 ⑥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国凯文集:全10册/陈国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961-1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176号

责任编辑 胡玉萍

装帧设计 何婷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642千字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52.875 插页40

印数 1—2000

版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8961-1

定价 420.00元

目 录

五叔和五婶(第一篇习作)	1
羊城一夜	9
家庭喜剧	205
荒诞的梦	311

五叔和五婶

五叔和五婶(第一篇习作)

—

吃罢了晚饭,五婶很快地洗刷了东西,拿了书本,温柔地瞧了瞧丈夫:“我去上学了!”五叔正斜靠在木椅上,吧嗒吧嗒地抽烟,他瓮声瓮气地说:“兔儿还没喂呢!”“早喂过了——吃饭前喂的。”五婶笑了笑说。

“鸡还未入笼呢!”

“早已关在鸡笼里了!”五婶说着走了出去。

“哼!”看她走后,五叔没好气地重重敲了一下烟斗,咕噜着:“四十的婆娘了,还死命学,学得会?骗个鬼!……”

五叔说这话,并不是第一遍了,五婶学文化,五叔的确是不同意。第一,他认为学文化只是那帮姑娘们的事,四十开外的人脑筋钝了,学文化只不过是挂个名堂;第二,五婶入迷一样的学习态度,的确使他气愤。虽然她生产越来越积极,家里的事也料理得有条有理,但是对她一有空就念呀,写呀的,实在看不顺眼。五叔心里不自在,就越爱挑错儿,老是找些鸡毛蒜皮之事来麻烦她。但是五婶好像有三头六臂一样,他还没问,想问的事儿早已给她做好了,弄得五叔也奈何不了她,因此唯一发泄烦恼的方式,就是背着五婶咕噜两句。

五叔是斗大的字识不上一箩的，他也切身感到不识字的痛苦，要写封信给参军的儿子都要去求人，记个数字也要去求人，总之碰到有关“字”的问题就头痛，他也渴望能够识识字，但是一想到自己四十开外的年龄时，希望便在一声长叹中幻灭了。后来，社里办了夜校，不用说，五婶是头一个报名的。她不但驳斥了丈夫的讽刺、为难，同时，还尽力鼓动五叔也去读夜校呢。那时可真把五叔气坏了，他一个劲地敲着烟斗大发脾气：“哼哼！你倒想管起我来了，呵！你也想要我跟着你们这般妇女一样，吱吱呀呀地去念么？放屁！……”

“那有什么不好呢？你不是说过不识字的痛苦么。再说又有男子班，许多年轻人都在学。”五婶还是温柔地笑着劝。

“年轻人是年轻人，七老八十的人也来比年轻人？！哼！……谁像你四五十了，还装腔作势学念书，你唬谁？你都学得会文化，门前的石狮子都会开口了！……”这话，可真把五婶气坏了，她忍不住和五叔狠狠地吵了一阵。

时间过了很久，虽然五叔不敢明目张胆地说怪话，但背着五婶免不了咕噜两句，五婶知道他的牛脾气，便不和他计较。她有她的心事，就是自己先学好，然后再推动五叔学习。

五婶放学回来时，五叔已经睡下了。五婶揭开蚊帐，低声问：“睡着了？”声音里夹杂着浓烈的笑意，这异常的语调使五叔猛的回过头来问：“怎样？”

五婶笑着把一张红纸贴到丈夫的脸上，兴奋地说：“这是发给我的奖状。”接着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我被评为学习模范。”

“呵？！”五叔大吃一惊，不自觉地掀开被子坐起来，惊奇地瞧着五婶。“奇怪？”五婶看着他的憨相，不禁“扑嗤”一笑。

“哼！”被五婶一说，五叔又“哼”了一声躺了下去，不过这“哼”声已不像以前那样充满自信和讽刺了，好像没奈何“哼”出来

一样。

二

正厅的墙上并排地贴着两张五婶和五叔的生产立功奖状，现在又加上一张学习模范的奖状，显得屋子里红堂堂的。

一望见这张奖状，五叔的心里就怪不自在，这时，他已失去了对五婶咕噜的勇气。

五婶用围裙揩着手，望了望奖状，意味深长地说：“只可惜缺少一张，要不，四张奖状贴在一起，又端方，又成双成对。”说完微笑地偷瞧了五叔一眼。

五叔干咳了一下，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看他走后，五婶笑着说：“谁叫你不相信自己呢！”

傍晚，二柱把五叔的儿子寄来的信交给他，儿子已有几个月没来信了，五叔一见，欢喜得跳起来，拿着信就往门外跑。

“站住！你跑到哪里去？”五婶笑着命令。

五叔站住了，不满意地望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叫人念信，怎么啦？”

“回来，我念给你听。”五叔吃惊地瞧着五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五婶拿着信，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五叔呆住了，听着五婶清润圆滑的声音，耳朵里老是嗡嗡地作响，心中也好像敲起了小鼓。五婶念的，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万料不到“门口的石狮子也开口了”，心里又羞、又急、又气。

五婶念完了，只见他还呆头呆脑地站在那里，便笑着大声问：“听清楚了没有？”

给她一说，五叔如梦初醒，狼狈地回答：“再……再念一遍

吧！”

“再念一遍？不念了！哼，念多一遍你越发会说我装腔作势呢！”五婶故作神气地哼着。

“再……再念一遍吧！”

看着五叔，五婶尽力控制住笑，神气地说：“预先和你说明，我念信，可不是装腔作势唬谁呀！”说着拿起了信便念：“爸妈，首先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又学会了一种新技术……”念到这里，五婶突然顿住了，笑着说，“骗个鬼！你都学得会，门前的石狮子都会开口了！”

五叔的脸涨得通红，狼狈地干咳了几声。

三

夜深了，五叔老是睡不着，五婶念信的事对他刺激太大了。他转了个身，推了推侧旁的五婶，说：“睡着了？”

五婶睡眼惺忪地转过身来，温柔地问：“怎么了？”

五叔迟疑了一下，终于开了腔：“你进步真快！”

“我不要你的表扬。”五婶说。

“我能赶上你就好呀！”五叔叹了一口气说，“我真想……学点儿文化。”

五婶一听，可乐坏了，这时，她快活地埋怨着：“我早就劝你学，你死心眼一条，老是看轻自己，现在该明白了吧！我原想等你思想斗一斗才和你谈这事，谁知你竟先想通了。你明日就去男子班报个名吧。”

“报名？”五叔吃了一惊，有点不好意思地抱怨：“你不想想他们上课上了这么久了，我纵使有三条腿也赶不上他们呀，我的意思是明儿我买到识字课本，你教我识字，学的有些底儿后，第二学期

再报名好么？”

“好！”五婶想了一会儿，决然地回答。接着又笑着打趣：“不过，预先声明，做学生有个学生样，我给你教书的时候，可不准你在桌上敲烟斗。”

五叔笑着推了她一下说：“老是找人的短儿开心……”

秋夜的虫声在有节奏地鸣响，就好像五婶和五叔的语言那样和谐，那样富于音乐性。

《羊城晚报》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

羊城一夜

目 录

序	萧 殷 13
部长下棋	17
总工程师	27
相亲记	34
丽霞和她的丈夫	39
责任	51
新来的图书管理员	57
大学归来	68
主人	76
女婿	83
家庭喜剧	103
学生	117
眼镜	120
开门红	132
结婚之后	142
龙伯	148
我应该怎么办?	158
“看不惯”和“亚克西”	183

羊城一夜	196
后记	202

序

萧 殷

陈国凯同志将他准备结集出版的十八个短篇小说送给我，要我为他写序。这些作品在发表之前，大部分我都读过。今天能有机会集中地细读一遍，心里感到无限欣慰。

陈国凯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优秀工人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在南国的读者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认识陈国凯是在一九六二年，他发表了小说《部长下棋》以后，我们之间便建立了友谊。那时候，他是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近视眼镜后面闪动着一双发光的眼睛；他不善于谈吐，但所谈的却很有见地。仅仅几次接触，我发现他对工厂的生活和各种人物都极有兴趣，每谈起这些，不仅在外形上绘声绘色，且看得较深，能一语通透灵魂。后来，在他的习作中还发现他很注重写人的性格，并且在这方面露出了一些才华。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人，看到这样一株茁壮的、洋溢着生命液的文学新苗，当然是十分高兴的。这样，我们之间的交往就慢慢密切起来，他有时写信来，有时也顺道上门来找。我们无所不谈，谈革命，谈生活，谈创作，有时也谈创作中的欢乐与苦恼。偶尔，我也针对他在创作上碰到的某些难关给他介绍一些中外短篇名著，尤其是契诃夫的一些作品，供他参考。

正当他陆续发表了几个较好的短篇的时候，便遇上了“四人